人间烟火

炒饼

□ 展叶青

两岁三个月的女儿喜欢吃面食,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少不了汤饭或者面条,吃得我委实有点腻了,就想着变个花样做顿不一样的面食。不由想到老家河北省新乐市有种吃食名曰炒饼。大街小巷,差不多的餐馆菜单上都少不了这道主食。简而言之,便是将烙好的饼切丝,配以绿豆芽或洋白菜或土豆丝,再加肉炒之,可谓是人间美味。人口略干,便端上一碗紫菜蛋花汤,顺溜一下肠胃和口舌,吃饱后,靠着长椅消食,那叫一个舒坦。

不觉来新疆八年了,吃炒饼的次数少之又少,有次同学老谷发来一张炒饼的照片,想来他是故意勾起我肚子里的馋虫,明明知道我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吃不到,还拿这份故乡面食逗我。气呼呼的我马上朋友圈扬言要自己做炒饼!

当天晚上,便从橱柜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电饼铛,根据从网上找来的教程,温水加少许盐,和了一碗面,趁着面醒的间歇,从冰箱里找出葱、姜、蒜、瘦肉、豆芽等配菜。

先将豆芽洗净放到一边,再将葱、姜、瘦肉切成丝,蒜切为蒜末备用。这时候面也醒发好了,加入少许浮面,揉成光滑的细长条面团,均匀地分成八等份,用擀面杖或手轻压面剂子,使之变成薄厚均匀、大小相近的圆形面片。

两张面片为一组,在下面的面片上涂食用油,然后以另一面片覆之,用擀面杖将两个面片擀成又大又圆又薄的一张面片。电饼铛中不用放油,等锅预热后将面片放进去,火力调至中大档,待两面烙至金黄后取出,一张饼便完美出锅了,循环往复烙上四张便足够食用了。

以前从没有做过这类薄饼,做炒饼的饼丝都是从面店或者饼店买来烙好的熟饼丝。上小学时,母亲隔三差五就会做一顿炒饼吃,基本上每次做饭都是我去买菜。几乎每次回到家我的第一件事便是从“偷偷”抽出几根来吃,饼丝都是按照家中人数定量买的,偷吃多了总会被人发现异样,母亲每次看到我在饭前吃饼时,我总是照吃不误,还嘴硬说这是我买菜应得的功劳。她总是无奈地笑笑,从没有说过什么。

记得小学三年级时,我写的第一篇日记便是《买饼丝》,现在已经记不起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乏善可陈的事情来写了,就用短短几行文字简单写了买饼丝的过程。可偏偏第二天第一节课,语文老师搬出了所有学生的日记本,把每个人的日记读了一下,

虽然未作任何点评意见,但是读到我那篇日记的时候,依然让我有种想钻进地缝的想法,时至今日一直记忆犹新。

不知为何,长大以后就没有小时候对老家美食的极致渴望,也可能工资收入高了,总会轻而易举地解馋。或者人在异地,周遭的饮食环境无法调动起熟悉的吃喝记忆。在新疆生活这么多年,动念下厨做炒饼“致敬家乡”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倒是跟着东北的爱人夫唱妇随地吃了不少东北菜,一度感觉锅包肉、酸菜蒸饺、炒干豆腐竟是人间美味!

不过自从萌生了要孩子的念头,备孕、孕期、哺乳乃至带娃,自己格外注意饮食搭配,不复从前二人世界的“胡吃海塞”,在外面下馆子次数越来越少。女儿出生后,那些烟火缭绕、滋滋冒油的烧烤也吃得不太多了。

有时我想,故乡的食物对远在他乡的游子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有个男同事来自山西,时不时说想念故乡的饅饅,可惜手头缺少做面的食材和工具,却不想费时费力购置,也就作罢。育儿嫂李阿姨第一次上门,她最先想熟悉的就是厨房,当看到做饭原料、器材、餐具一应俱全,她便道出了其中的真谛:“这才是一个家应该有的样子。”

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乡,我和爱人两个人独自生活,有时确实想吃两口家乡的味道,总会变着花样为对方做几样故乡的“吃食”。爱人最拿手的莫过于东北菜里的炒干豆腐,隔三差五的便炒一顿来吃。而我擅长的则是各类面食,烙大饼、包饺子是我做得比较好的两种,因为做面食比较耗时,所以我们通常选择在休息日做好吃的。

这次给女儿做炒饼也是在周日进行,用了将近半个小时烙好饼之后,把薄饼卷起来切成丝备用。起锅烧油,油热后放入肉丝炒至变色,加入葱姜蒜爆香,将豆芽全部倒入锅中翻炒,加入生抽、老抽调味,豆芽基本变软后加入切好的饼丝、蒜末,焖至水分殆尽,加入少许盐和松鲜鲜搅拌均匀,热气腾腾的炒饼便出锅了。

把饭端上桌,我告诉女儿这是炒饼,是我儿时常吃的食物。可她依旧“面面相觑”地喊着,她把炒饼当作了面条,一口接一口竟吃了不少,看着她心满意足的样子,忽然意识到自己脸上、身上还有来不及掸去的面粉,待看到洗手间镜子里自己滑稽的模样,我也心满意足地笑了。

灯下漫笔

雨

□ 任洁

盛夏是热烈滚烫的,花儿更加明艳,杨树愈发挺拔,远方热浪下的景色如同海市蜃楼,偶尔天边升起一两朵棉花样的团云,倒像是从天边山脚下偷跑出来的。

“热”“炎热”变成了晒软的柏油路和湿透的衣襟。这时,多么希望来场雨。当然,热切的盼望并不会换来愿望的立马实现,有时乌云密布,雷声大作,偶尔几道闪电劈裂天空,却淅淅沥沥几滴潦草结束,微雨过后的清凉很快蒸腾在空气中。偶有一天深夜,倏地被几声轰轰烈烈的雷鸣惊醒,眨眼的功夫大雨倾盆,酣畅淋漓,空气中满载湿润清凉,夹杂着些许泥土绿叶的清香。

我盼望雨痛痛快快地下,而一闪而过的记忆瞬间浇灭了期望。父亲退休前一直和母亲守着一块十余亩的葡萄地,盛夏正是葡萄接穗长果的时候,犹记浪入伏天后,巴掌大青翠的葡萄叶在热浪中摇曳,一排排结满葡萄的长廊像是一堵堵严丝合缝的绿墙,在树下站一会儿连呼吸都会跟着变热。白天我总期盼夜晚,却从未祈求过雨后清凉。

父亲说过,雨水多果子容易迸裂,现在正是长果的时候,要施肥、打药、除病虫害,雨多了,活儿就得一遍遍干。

父亲和母亲总是在凌晨六点就下地剪枝、疏果,到中午十二点多衣服已贴着前胸后背,实在扛不住热了才从地里出来。额头吊着豆大的汗珠,一滴滴划过眼角,阳光晃得我竟一时分不清是汗还是泪。我参加工作后,父亲和母亲便执意不让我下地,让我有个好精神上班。每个周末去地里我只烧水、做饭、洗洗衣服。有时看着他们忙碌也只能干着急,十几年细碎的劳作化成了娴熟的种植经验,剪不好枝或疏不好果都会减产。

夏季葡萄叶容易发黄,需要施铁肥。施肥总得挑最是烈日的那天,光照充足葡萄树才能充分吸收营养。葡萄地中间有一个可盛一吨水的蓄水罐,母亲骑着电动三轮车从连队的井房拉来水,按照配比将肥料和水混合倒入罐中。父亲拿着喷雾器走到地头,随着开关按下,发动机轰鸣的声音惊得一群小麻雀腾空而起。父亲不停挥洒着喷雾,烈日下父亲头顶总有一小片彩虹,随着他缓缓地穿过一行行葡萄树。母亲跟在父亲身后时不时地梳理软管以防缠绕。可是,施肥前还晴空万里,没几小时,乌云约定好似得,一股脑儿从天边涌向空中。父亲和母亲焦急地算着施肥时间,希望雨能晚点儿来让葡萄叶多吸收点儿营养。然而一滴、两滴……没有商量的余地,洋洋洒洒,此时我多么希望,雨啊,你只是不小心的路过人间。

父亲云淡风轻的一句,没事,明天要是大晴天我就再打一遍。那句话总能给我最大的宽慰,我知道,他们从来不怕重来也从不吝惜体力,丰收的希冀总在不远的前方。

父亲退休后,葡萄地交回了连队,只是在某个阴云密布的日子里,会听见父亲对母亲说:“雨,还是不要下太大的好。”

天鹅湖

木芙蓉(外一首)

□ 余笑忠

如今我相信,来到梦里的一切
都历经长途跋涉
偶尔,借我们的梦得以停歇

像那些离开老房子的人
以耄耋之年,以老病之躯
结识新邻居

像夕光中旋飞的鸽子
一只紧随着另一只
仿佛,就要凑上去耳语

像寒露后盛开的木芙蓉
它的名字是借来的,因而注定
要在意义不明的角色中
投入全副身心

雨

每一场雨中,我看到的只是雨的背影
它明亮的前额另有所属
我看到的只是拖泥带水
旋即进入大地的雨

我们在地上,日子何其短暂
每一场雨,都在为我们探路

那些被车灯照亮的雨
有着被惊醒的小兽的面容
而你,正是其中的一个

我所经历的每一场雨
是千万个不知深浅的你
一起赴汤蹈火